



红越橘文丛

昨夜秋風 今夜雨

李增权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红越橘文丛

昨夜秋風 今夜雨

李增权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昨夜秋风今夜雨 / 李增权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5. 6

(红越橘文丛 / 韩义德主编)

ISBN 7-5317-1830-8

I. 昨… II. 李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1134 号

红越橘文丛

Hongyueju Wencong

主 编 / 韩义德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于祺盛

封面设计 / 李 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38.125

插 页 / 10

字 数 / 950 千

版 次 /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00.00 元(共 5 册)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830-8/I·1698



作者简介

李增权，男，笔名夏秋冬、华秋实。1954年出生于哈尔滨市，所学专业数学，却不务正业地爱上了文学，曾先后在学校、矿山、机关工作过。闲暇时间，满纸涂鸦，从事散文、散文诗和小说创作，使手稿变成铅字。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鸡西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（兼），现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工作，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。

内容简介

本书收录了李增权先生的14部中短篇小说。作者以他厚重的生活经历，加之冷静的观察和思考，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有灵有肉，个性鲜活，栩栩如生。作者通过不同的人物和围绕这些人物生活中的故事，展露了人世间的真善美与假丑恶，读后令人回肠荡气，掩卷深思。

序

邱玉泉

正是花团锦簇的七月,《红越橘文学丛书》在鸡西中俄文化交流周开幕之际出版了。几部文学作品同时问世、众位鸡西作家联袂亮相,这是兴凯湖文化建设上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,在鸡西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,实在令人欣慰。

鸡西自然生态独特,历史文化悠久。川流不息的乌苏里江与浩瀚如海的兴凯湖碧水相连,连绵起伏的完达山和峰峦叠翠的老爷岭东西相望。山水和谐,物华天宝,使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厚重的历史文化。早在 6000 年前,满族先民肃慎人就在这里创造了古代渔猎文明——新开流文化。尔后,肃慎人的后裔挹娄、勿吉、女真、靺鞨人又在乌苏里江畔、兴凯湖边以及穆稜河两岸,用辛勤的汗水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历史文化。近代以来,这片土地历经沧桑,记载了屈辱,也显示了骄傲。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,鸡西这片土地青春焕发,生机盎然,日新月异。

这是创业者的家园,也是一片文学的热土。上世纪 60 年代,十万官兵进军北大荒,千年沉寂的荒原,一夜之间成为创业英雄的舞台,北大荒也成为作家、诗人创作的题材、讴歌的对家。当年轰动一时的小说《雁飞塞北》、电影《北大荒人》等,都曾以其巨大的震撼力量,感动了无数时代儿女,作品所展示的奋斗和奉献精神,也随之成为兴凯湖文化的主脉,源远流长,激情无限。时至今日,人们常记起著名作家了玲、艾青、聂绀弩等曾在兴凯湖畔度过的岁月,这些文学大师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劳动、耕耘创作,使

丰富的兴凯湖文化平添一段锦绣，留下无数感人的佳话。著名诗人郭小川以其诗人特有的胸怀和豪放创作的气吞山河的诗章《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》，终于在那个年代把歌咏这片山水和这片土地上创业英雄的大雅，推向了时代的潮头。改革开放以来破竹而出的《北京往北是北大荒》、《大青山》、《天荒》等有着浓郁北大荒地域特色的作品，全方位地展现了在这片黑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波澜壮阔、动人心魄的场景，讴歌了开发北大荒的英雄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采，北大荒文学又一次在全国掀起久久不息的波澜。杨宝琛、韩乃寅等著名作家以其亲身经历和深邃的思考，尽情地抒发了对这片黑土地的无尽情怀，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、诠释和感怀，同时也为鸡西的文学发展树起了新的丰碑。同样令人高兴的是，一大批来自基层的业余作者们，长年辛勤探索，不辍笔耕，奉献给读者大量优秀的作品，使得鸡西的文学园地长盛不衰，充满生机，异彩纷呈。

根植于白山黑水的鸡西兴凯湖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。她沐浴着完达山、老爷岭的松涛，跳动着兴凯湖、乌苏里江的潮韵，散发着黑土地田野的芳香，闪耀着太阳石燃烧的光芒。这套《红越橘文学丛书》，正是鸡西文学工作者勤奋耕耘的精品力作。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，是文化工作者的历史责任。人民创造了文化，文化离不开人民。愿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永远情系黑土地，情系家乡，扎根生活，尽情地讴歌时代和人民，让我们的文学与时代俱进。

“继承下去吧，我们后代的子孙！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——千秋万代长新；耕耘下去吧，未来世界的主人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——人间天上难寻。”这句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并曾响彻华夏的诗句，激励我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，建设更加繁荣的北疆文化。

2005年5月

目 录

序	邱玉泉 1
墙那边	1
静静的梅岭河	8
河边,有座孤坟	42
夜色雪地静无声	59
秋风瑟瑟	73
昨夜秋风今夜雨	102
母亲	144
乍暖还寒	163
十五的月亮十六圆	179
丑老鼠和倩女人	185
新“世说”	202
邻里之间	208
无情不是台城柳	219
秋冷夜寒	245
后记	251

墙 那 边

十号楼建成那天,就被分为两部分——一堵墙横亘在一、二单元之间。楼前一字排开的一家一户的仓房(带盖的煤栏子)与这堵和十号楼,恰好构成一个不规则的“工”字。从一单元去二单元,必须绕楼一周走一个“口”字。

渐渐地,人们知道一单元的住户,均为本市相当级别的干部。

日子久了,人们称一单元为墙那边,相反,一单元称另几个单元也为墙那边。

离休在家的周市长,就住在墙那边的一单元。

刚离休那阵子,周市长还经常应邀列席一些会议。久而久之,他被应邀的次数日趋减少,仿佛被人们所遗忘,就连卧室中的电话铃声,也只是偶尔地才响上一次,但那多半是女儿打来的,询问他的身体如何。

人哪,就是个怪物,在任时怕接电话,离休后盼接电话,这大概就是自我矛盾的二律背反心理。每天儿孙一走,他独揽一室,面徒四壁,瞧着那台沉睡不醒的电话,被一种索然、孤独、冷清和遗弃感所包围。他的心里空落落的。

偶然出去转转,目睹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聊天、下下棋、打打牌的市民闲散生活,犹如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,在湿润着他的感情。

这一日,周市长独处楼口,伫立良久,终于,那带有希求的目光,落在了那堵墙上。几个老者的谈笑声,从墙那边时断时续飘墙而过,那随意的谈吐、爽朗的笑声,在他的头脑中,立刻形成一幅生

机盎然的老年趣谈图。一种潜意识的驱动力，在他的血管中流动、扩散、鼓胀……

他心情复杂地绕楼走了一个“口”字，来到墙那边。只见四位老人围一水泥桌而坐，一边品着杯中之茶，一边兴致勃勃地说古道今。

四老者礼貌地站起身来，上上下下地打量他，东道主马师傅问：“您是——”

“噢，”他往前凑了两步，面带微笑，和善而平静地说：“退休在家，闲着无事，随便走走。”

老马师傅连忙热情邀他入座，随后朝着一楼高喊到：“老伴，再拿个杯来。”

话音过后，从楼内走出一步履蹒跚的老妇人，送来一水杯，冲着周市长点头笑笑，以示对这位不速之客光顾的欢迎，就转身回楼。

马师傅给周市长斟上一杯茶，“老哥，退几年了？”

“两年零四个月。”

“干什么工作？”

周市长略一沉思：“工人。”显然他有意这样说。

“那咱老哥几个凑到一块，可就有嗑唠了。咱都是大老粗，墙那边的人才不能往咱们一块凑呢！”在马师傅的眼里，只有肩膀头一般高的人才凑到一块。

“唉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”周市长忙说。

“老哥，你不知道，这楼建成那天，我就在这住，搬来时就有这墙，可从没见过墙那边的人……算了，不说他了。”马师傅指着墙，摇晃着头。

周市长瞧了一眼墙，心想，难怪人家这么说。别人他不知道，反正他自己是从未来过墙这边。如此相近的空间、毗邻的街坊，

在已逝去的岁月里，没太引起他注意，是疏忽，还是……咳，简单的一堵墙，看来不只是地理位置的空间划分，倒将人的心从中隔离。

“来，尝尝我这茶。”马师傅举杯相邀，打破了周市长的思考。

周市长端起杯来，呷了一口，细细地品味着。虽说是苦涩之味大于清香，但此时此地，他却从中品尝出另一种说不清的味道。这味道亲切中融人平等，平等中蕴涵着坦诚。

论喝茶，龙井、碧螺春、毛尖……他喝过，可像今天这样感到爽口、舒心、回味无穷，却不曾有过。

就这样，他们不存芥蒂地开始了随心所欲、毫不避讳的交谈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人们不知道他是过去的市长，他也不再受市长这个头衔的约束。彼此完全是在平等的心理基础上，敞开嘴巴的。虽说他们谈话毫无中心，可以从南朝而一跃北国，但周市长觉得轻松、愉快、开心……

不知不觉，红日当顶，已是中午，周市长礼貌地起身告辞。

“老哥，要瞧得起咱，就过来。”马师傅说。

“那要看欢不欢迎了。”

“这说哪的话。”

“我说老哥，唠了一上午，还没问你姓什么呢？”马师傅说。

“周吴郑王的周。”

“周师傅，下午过来，咱搓上四圈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周市长连说三个好字。

整个中午，周市长在空旷的三室一厅的家中，被一种失落、惆怅感所萦绕。

一上午无拘无束的交谈、无羁无绊的开怀大笑，是他几年来很少有的。

多年来，除去紧张的工作，就是名目繁多的会议，像上午那样随心所欲地平等交谈，他记忆的底片中似乎不曾有过。他的官职

决定他的话一言九鼎而不能带有随意性。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他的话都要把握分寸。和今日相比，他以往的工作、生活，犹如被一堵无形的墙所包围。这堵墙有意无意地铸成了他的活动范围，促使他不得随意超越。

墙，这一有巢氏修建住房以来的事物，原本是用来遮风避雨、抵御野兽、夜晚休憩之所在，然而随着人世沧桑的变迁，却被有巢氏的后代，赋予了新的象征和新的内涵。

现在，他是无官一身轻，那堵无形的墙对他来说，也失去了往日应有的束缚力。

看来市井生活也有其乐趣。然而，领导者的苦衷、难言、烦恼、忧郁，对市井生活来说就难以体察了。大海有大海的浩瀚，清泉有清泉的幽静，二者之间永远不会谋求平衡的。

如同受到一个强磁场的引力，中午休息过后，他身不由己地走下楼，第二次走了一个“口”字，绕楼去墙那边。

他迟到了，四老者早已各就其位地搓起麻将。

“周师傅，你是说到做到。”马师傅忙和他打招呼。

“言必信，行必泉嘛！”

“好，咱工人就是痛快！”马师傅很高兴，他为他的生活圈中又增加一个同盟者而自豪。

“来，咱俩一把牌，你唱主角，我当军师。”

“你们来，我观阵。”他推诿道。

“这你可不痛快了。”马师傅显得不高兴。

周市长见状忙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不客气了。”

说起麻将，周市长略通此道。但麻桌上的花样、名堂、说道、讲究，他了解甚少。

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，麻桌上还会有如此深奥、玄妙的学问

和诸多的清规戒律。

然而，周市长由此产生的兴趣却一阵高似一阵。

倏然间，他意识到，人的兴趣、爱好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在生活的调色板上，人往往不只是喜欢单调的三原色，而复合色更会显得纷繁多样，令人眷恋。

这一天，他过得极开心，他感到自身存在的真实和充实。

许是一天的开心市井生活，使他产生了过度的兴奋。夜晚他难以入睡。他的心缠绵在墙那边，他不时地问着自己，为什么在任时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，就没有加入过市井生活的街谈巷议。工作的繁冗、时间的紧迫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因素，可自己的主观……扪心自问地讲，他的工作无愧于党、无愧于人民，可在今天看来，他与市民交往太少了。如果不是离休后闲居在家，他今天能有勇气去墙那边和感情淳朴的市民同桌而谈，同桌而玩，同桌而乐吗？他不能回答自己。

他陷入了无力自拔的深深沉思之中。

墙上，电子石英钟的“嗒嗒”声，如同有节律的鼓锤，敲打着他的心。

一缕柔情似水的月光，悄悄挤过窗帘的空隙，泻在床前，静谧中隐藏着几分清淡。

一连几日恬淡、充实的市井生活，毫无剪刀差心理障碍的交往，使他难以自持地一次又一次绕楼去墙那边。

曾有几回，周市长想告诉他们，他就是墙那边的退休市长，但他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一方面，他觉得那无疑是在炫耀自己的过去——昔日的市长而今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市民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担心马师傅他们还能否无拘无束地和他交往。他怕刚刚寻到的一点点市井生活的愉悦、情趣，也因此而失去。他左思右想，觉得不妥。他只好含而不露地告诉马师傅他们，如果找他，就拨电话

6654321。

一晃，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。他们成了老有少心的伙伴，一天不见面仿佛就缺点什么。

有一天，周市长从早到晚都没去墙那边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，马师傅他们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影子，他们因此而情趣低落、消沉。马师傅突然想起他的电话，决定问个明白。使马师傅意外的是，电话里说 6654321 不是什么工厂，而是住户，不晓得什么周师傅，还说什么这里是市长的住宅。

马师傅感到有点纳闷，莫不是周师傅在说谎。要么就是他有意戏弄他们？不，凭他的感觉，周师傅绝不是那种人。

马师傅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所笼罩着。任凭他怎么想，也不能把周师傅和周市长重叠为一个人。

一周的时间静静地过去了。

马师傅他们照样地聚在水泥桌前，但他们高兴不起来，只是沉闷地喝着茶、抽着烟，而茶味是寡淡的，烟味是苦辣的。

又过了一个里期，突然跑来一个十多岁的女孩，睁着探索的眼睛问：“您就是马爷爷？”

马师傅看看女孩：“是，我就是。”

小女孩眨着美丽的水汪汪眼睛：“我姓周，爷爷特意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他很想你们。”

“你爷爷在哪？”马师傅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有病住院了。”女孩喃喃地，眼睛湿了。

马师傅一把抓住女孩的手：“哪个医院？”

“市医院，一楼 12 号。”

像孩意突兀找到丢失已久的心爱玩具一样，四位老人的眼里放出异样光彩，继而，他们的眼底又涌上一丝暗淡。

他们焦虑不安、风风火火地赶到医院，直奔一楼 12 号病房。

在他们尚没有弄清楚 12 号病房的具体所处位置时,就被几位年轻的护士拦住。理由很简单,这里是高干病房,领导需要安静地卧床休息,不能随领探视。

老马师傅一行四人定格般地愣住了,他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这群白衣天使。

“我们就看一眼,到底是不是周师傅。”他们恳求道。

“你这老头,啰唆啥呀,不行就是不行。”几位护士说着,排成一堵人墙,死死地挡住马师傅他们。

四位老人沮丧、扫兴地离开了医院。

……

身卧病榻半月有余的周市长,从神志清醒那一刻,就渴望见到四位老人。尽管这段时间,老同志、老部下来过,但他总觉得他们的到来不乏带有几分寒暄与客套。比起与四位老人短短相处的朴素、纯真的感情,似乎缺少点什么。

他开始怨恨自己,为什么就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,他就是过去的市长,就住在墙那边……

他想起了自己的孙女儿,他深信孙女儿一定能禀承他的意愿,去告诉马师傅他们,他也相信马师傅他们一定能来医院看他。遗憾的是,他万万不曾料想,一堵高干病房之墙,竟会……

打那以后,马师傅他们谁也没有见到他们要见的周师傅。但他们意外地发现,横亘在一、二单元之间的那堵墙,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给拆除了。

水泥桌周围,四位老人依然喝着茶、吸着烟,然而,昔日的谈笑风声却减少了许多。

静静的梅岭河

了却死者的遗愿，不过是生者的自慰。
与其说死者有灵，尚不如说生者有知。

——题记

1

我终于回来了。

我是捧着母亲的骨灰盒、带着母亲生前的遗愿回来的。

我是怀着一个晚辈，对他和她的一颗忏悔之心回来的。

我究竟是为了了却母亲的生前遗愿，还是为了告慰她的在天之灵，抑或是一个生者对死者生前哺育的报偿。但对死者以任何方式的报偿，无非都是一个生者在良心上的一种自慰。正是在这种自慰的精神作用下，我的心才是平和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今后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，良心上再也不会承受煎熬。

走出车站，一踏上故乡的土地，我那飘零而去的记忆溪流，便开始缓缓地向回流淌。

随着我的那颗沉重的心和沉重的脚步，那流淌的记忆也仿佛很沉重。

2

在社会这个庞大的空间体系中，一个家庭、一个人的存在，莫过于一个运动着的点。

社会的发展、变化，会自然地引起这些点的方位的变化。当然，每一个点的位置的改变，都来自于主观、客观两个方面。我们的家就是在客观的作用下，改变了生活的方位——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，来到乡下。

据说那时候下农村，不管原因如何，公开的宣传口径一律称为自愿。既属自愿，便有选择去向的自由，可为何偏要选择距县城百里之遥的梅岭山下梅岭河畔的杏花村，我是无从认识的，直至我谙于世故，才终于明白了。更确切一点说是理解。诚然，这理解是经过一段漫长、曲折的经历。另一方面，这理解，在我一度的人生岁月中，不能不说是痛苦的，它甚至如同一把无形的钢锯，时时锯痛我的心。

霜染金秋，这是大自然的力作，虽然杨、柳、榆的叶于，依然还是一片暗绿，但已失去了它应有的葱郁、苍翠。透过暗绿色的树阴，我看见了红色的住宅。一阵秋风，萧萧而过，村东口的两株老垂柳，摇曳着它那稀疏、苍老的枝条，发出阵阵的窸窣声。春草绿，秋叶黄，晓来谁染霜林醉，说不清它该有多少道年轮，而我的生命之树已整整地镌下了37道年轮，这曾留有我童年印记的老柳树，唤起了我的童真。倘若时间肯于留步，我愿童年永驻，我愿永做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。

初到杏花村，这里就像磁石般地吸引着我，对这里的一切我都感到新奇、惬意。我敢说，山村里长大的孩子的童稚之心，就如深山幽谷中的一眼清泉晶莹透澈、恬静清纯。